

平津流亡歸來

黃繼厚 著

華中圖書公司發行



1938

序

我從平津脫險出來，在開封，鄭州，武漢報紙上發表了幾篇東西，爲了不願散失，就把牠收成這個冊子。

兩個月來，留連抗戰前線省份，每日在飛機炸彈下，從容過我的國難旅行生活；然而行囊空虛，祇得靠寫稿吃飯，住戰區學生招待處代替旅館開支，省政府發的乘車證免去買火車票，就這樣穿過六大鐵路，駐足觀察了九大都市——獲得中日戰爭的教訓，受了大時代洪濤的洗禮，致使積壓腦中永不磨滅的印象，叫我把熱淚，吼聲，艱苦，興奮傳達給讀者。

起來！大家負起救亡責任。

實繼厚寫於武勝關。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。

目次

序	(一)
告別平津	(一)
沽河留旅客	(一八)
我流亡在河南山東	(二二)
學生救亡剪影	(三二)
文化救亡在開封	(三五)
一位模範抗敵軍官——(集體報告)	(四〇)

告別平津

二十九軍出走後，據官方消息，寇軍只駐郊外，不進平市，這種消息，正如宣傳色情狂之暴徒，於天黑無人途中，遇妙齡女子而能保持其不亂一樣，是誰也不會相信的。果然不出十日，隨一紙北平入城司令的佈告，大批強盜，紛紛入城了。他的大量軍隊分駐在西城旃檀寺，和東城前衛戍司令部，隨到隨開。有時人數過多，連北京大學，北平大學的校舍，也都作了營房，他們以為大學學生是抗日的大本營，每一開拔，學校的一切用具，不消說完全粉碎，和飛機轟過，沒有兩樣。

記者親在大街上看到：寇兵十幾名，到一家大首飾店，每人要拿戒指一枚，金銀店的老板以為今天營業興旺，誰知他們臨走時，只說一聲「記帳」，就算了事，於是北平市較大的金銀首飾店，就都知趣關門了；一家新昌鐘錶店，也是用「記帳」一句話，給幾個寇兵拿走了幾隻貴重手錶，新昌老板大約還沒有看出寇兵就是強盜，向他們追問了幾句，總算意外的收回了一兩隻，可是轉過身來，寇軍說是一名兵士失蹤（？）了，新昌老板嫌疑重大，把他押在日軍司令部，用了許多方法，

今沒有出來。同樣規模較大的鐘酒店，從此不敢開門了！此種例子，寫起來恐怕五百支筆同時動作，也不能詳盡。英文時事日報，偶然把這類消息，批露了一二段，接着便是「扣留」。

在街上碰見一列馬隊，把一條很長的街道，擁塞一邊，滿裝野炮，如農砲。溜彈砲之類；或三四十輛載重汽車，滿載日軍通過街市，最可恨的，於中秋佳節，乘民衆逛市的機會，將十幾輛坦克車從西直門，經西四牌樓，折西安中街過東四牌樓，作環平市電車道軍器示威大遊行，目的在增加北平民衆對日的恐懼，並深刻其奴化力量。

在寇軍壓力下的幾位「臨時當局」，下令開放北平圖書館，有幾個倭寇，把一位騎自行車看書的學生，綁在汽車上駕走了，許多警察默不敢言；日軍到國立大學空舍，逼工人交學生，向二十幾個工人對照片；最奇怪的、北京大學操場旁邊六十幾個寇兵，竟然操着緩慢動作，對着工人，下一，二，三的練習立射跪射預備放的姿勢，其操法之生疎，以我軍事外行觀之，的確還抵不上我們那些受過軍訓的學生，可斷知他們這批寇軍，大概是被收買的一些中國窮工人，穿上軍裝，冒充寇軍，日本人與中國人臉色同爲土黃，所以不易分別，然而一部無知同胞之可惡，即此可見。

華北的鐵道，銀行，郵局的款項，由其提取，向商會勒索勒捐，地方的行政官吏，中學的校長

國通的日人任職。他們的工作是伴行慈善，撫順民情，提倡日語學習，發揚大和文化，這一切都無非是調查中國風土人情，揣摩各界心理企圖久霸平津，而把漢奸們一齊趕掉，以日本爲中國地方官吏了。

三

日兵進城以後，中國警察維持地方治安，無形鬆懈起來，一個古老的文化城，不要只拿故宮，景山，北海公園撐場面；民衆的智識和物質生活，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低下，矮矮的房屋，粗劣的食品。斷送了許多人的健康和生命；在前門外一大塊驚人的梅毒傳染區，從前尚有檢查所，現在那一大羣營業的活商品都變成了「自由民」，只要他們自己樂意，不管有病無病，都可混列雜陳，因而淋濁梅毒的勢力範圍便大大的擴張起來；其次，地方極廣而人又多的天橋，和最近給漢奸開闢成了宣外平民市場，終日擁擠着檻褸的勞苦民衆，他們在灰沙飛揚中買那拙劣的貨物、腐爛的食物，大嚼而特吃，所以這地方便成了第二個疾病傳染區，此外還有小本營業商人，時常到各處廟會去做生意，譬如東城的隆福寺，西城的護國寺；最奇怪的是北平人都染有逛廟癖，所以在這污濁不亞於天橋的地方，人是整天的擁擠着所以便也變成了第三個疾病傳染區。

日本對大中學教科書的新建設，即爲讀經，讀經一事，本不足異，就記者所知：（一）讀經一事，有名教授胡適的激烈反對。與湘主席何鍵的獨特崇拜，（二）市場所賣經學常識，學校置爲課程，強迫學生死記，但篇名，人名，根本與經書無關痛癢；（三）經書內優美之文章，被選入國文教材，既可讀其散篇數章，安得不能窺其全書？（四）讀經之目的，在欣賞其優美之文章，了解經書之時代，分析經書之內容，而抓住其特點，以爲我人格，生活之所取法。如讀經爲我教育部所倡，自無異議：今由日人提倡，彼之動機安在？是否與我同其目的？就不可思議了。

北平各種偽組織的設立，如雨後春筍，甚麼亞洲文化協會，人民防共協會，防共青年團等，更有無恥文人，正在籌備出刊物。從街上不通的標語和荒謬的宣言看來，就知他們爲媚敵人正在忙於工作。

日人在北平宣傳的利器，即網羅平市的報紙，然因各家報館的主筆，早已潛來南方，故只好奪其報館，盜其名義，傳播同盟社所發消息。而宣傳彼之軍事勝利，捏造中央悲觀，尤爲他們一貫的作風。

日本最深謀遠慮的，是在北平的東四，西四，前門，後門設了四個宣撫辦公處，由華語熟習中

國通的日人任職。他們的工作是伴行慈善，撫順民情，提倡日語學習，發揚大和文化，這一切都無非是調查中國風土人情，揣摩各界心理企圖久霸平津，而把漢奸們一齊趕掉，以日本爲中國地方官吏了。

三

日兵進城以後，中國警察維持地方治安，無形鬆懈起來，一個古老的文化城，不要只拿故宮，景山，北海公園撐場面；民衆的智識和物質生活，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低下，矮矮的房屋，粗劣的食品。斷送了許多人的健康和生命；在前門外一大塊驚人的梅毒傳染區，從前尚有檢查所，現在那一大羣營業的活商品都變成了「自由民」，只要他們自己樂意，不管有病無病，都可混列雜陳，因而淋濁梅毒的勢力範圍便大大的擴張起來；其次，地方極廣而人又多的天橋，和最近給漢奸開闢成了宣外平民市場，終日擁擠着襁褓的勞苦民衆，他們在灰沙飛揚中買那拙劣的貨物、腐爛的食物，大嚼而特吃，所以這地方便成了第二個疾病傳染區，此外還有小本營業商人，時常到各處廟會去做生意，譬如東城的隆福寺，西城的護國寺；最奇怪的是北平人都染有逛廟癖，所以在這污濁不亞於天橋的地方，人是整天的擁擠着所以便也變成了第三個疾病傳染區。

鴉片在南京公開流行市面，乞丐叫化所得，甯願餓肚過癮。誰都知道這東西不僅摧殘身體，頹廢精神，實在還是滅亡種族的強効劑。常此以往，不容他人滅我種族，我們自己也決難避免天然的淘汰，過去宋哲元將軍，曾電嚴禁戒，限期處以死刑，可是仍有不少吸者，甘願以身試法，也爲了表法令的尊嚴，陳老實的槍斃了幾個，其實這並不是他狠心，而實在是由於他們不知悔改，致身體枯癯，不能工作，所以他們就沒有飯吃，但是還要支出一筆不能再支的白面費，於是偷奪的念隨起，政府爲了治安，便只有賞他一顆子彈，使早日結束他苦痛的生命，自此以後，此風居然稍殺，現在不幸禁錮又解，恐怕平市又成蔓草難圖了。賭博之事，尙無所聞，除日本浪人很小經營外，北平就沒有大賭風，窮苦民衆們所買日本低價麵粉，曾由□□醫院檢查，內含青粉，吃了以後，就永遠不能生育了，由此可知日本心腸之很毒，總之，在日軍勢力之下平民生活日趨艱難，痛苦，不知什麼時候，才能擺脫這種地獄生活，而重見天日呢？

致於比較富裕的商戶和住民，因見日軍心腸很毒，毫無紀律，所以時常心懷恐懼，有朝不保夕之感，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熱切的希望着中央的軍隊，迅速北上反攻，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，到前外東車站。乘客特別擁擠，進站時僅由中國路警和憲兵略加檢查，並頂平伸兩手，任他們在腰間摸索一陣以後，遂上火車，上午九時四十分開動，可是行不多時，又停於永定門外，對客人行李作一精細的檢查，輪到我時，我指著身邊小藤藍告訴他，「裏邊放的是日常用品，」他們就過去了。車中有幾個荷槍實彈的寇兵在車箱裏往來逡巡，如平常坐普通快車，下午一點四十分就到了，然而這次足足費了九個鐘頭。

車過黃村，廊房，楊村，北倉等十幾個小站，或停十分或停一刻，或停半點，有時等天津來的兵車，所以一直到下午六點四十分鐘車才到站，我提著行李，匆忙的走出站台，踏過高而長的弔橋，幾十個寇兵用驕傲喜樂的神情，注視着擁擠的旅客，不過並不加以盤問，亦未檢查，所以得能從容到協通旅館住下，當夜有五個日本荷槍憲兵進來檢查，問「那兒來」，「北平」，「來幹嗎」？「回家」；「家在那裏」？「湖南」。他用驚嘆的口氣說了一聲：「啊！湖南」。他們都出去了。——這次過津，我已經準備接受倭寇嚴厲的詢問檢查，所以把滿箱的學裝，一整網藍的書籍都捨棄了，只帶一件行李和一個小提藍，穿著便服，化裝一個印刷校對工人，並且還費盡心機，弄到了一塊證章，準備冒險還鄉，誰知竟然如此輕鬆，出乎意料之外。

五

平津各小站，都有少量寇軍駐守，大概廊房最多，各站最多放十幾個哨兵；別的车站想亦如是。以如此方法保護鐵路，實在看不出究竟能生何種效力。

固然不在兵少。他們的軍隊運輸很迅速，可是假如義軍蜂起，那真要使他疲於奔命了。最困難的，是很不容易偵察出寇方高射炮的砲位所在，他們在北平作假想敵的抵抗飛機戰時，雖然會屢次練習向夜空放射探照燈，可是其光線的淡薄，尙不能達三千公尺；北平天津豐台飛機場的地位，更是密不使人知道。

但是只要我們的空軍將士有優越的戰鬥能力，他們任何的設施，都要失去他的效力的。

六

下午六時許出老車站。

回憶去年暑中南下赴京，眺望天津的外觀，曾記下一段印象：

「……那紫竹林一帶優美的建築，如到了十里洋場；大沽河下交錯的船隻，密茂樹林，整

齊而寬闊的馬路，又到了文化都市，高聳的烟窗黑烟繚繞，如到了工業的區域。還有那李秀山將軍所創辦的南開大學啊。全國聞名的益世，大公報館啊，這樣一個華洋雜處的北方大都市……因了日方的南進，商業的不景氣，大學生失業，天津治安是否可以維持下去，在政府深謀遠慮……」

現在商業愈低落了，南開大學化為焦土了，益世報停版了，大公報南遷了，將及一年，竟然如此蒼桑之變！

天津是歷史上的名地，禹九州屬冀，周屬幽，戰國屬燕，漢武帝改為渤海郡之章武縣，明時易名天津衛，清代立天津府，今不幸陷於敵人手中。

敵人在天津所利用之宣傳機關，為獨一無二之庸報，指導平津報界，在全國報紙恐慌紛紛縮張之時，唯彼一家日出兩大張，不過為敵人之爪牙，強烈之麻醉品罷了。日本為奴化平津民衆限制較好商家，每戶必定庸報一份，否則含有抗日表示，一月報費一元，因此麻醉品銷路，陡增一萬份。早知如此則吾前調查天津十年來之報紙，出版記者長篇通信一書中，悔對此麻醉品，應一字不提也。但天聲小報，字裏行間，時露傾向南京政府，報告較公正消息，較之一般獻媚日本，發違背良心

之謬論，登妓女，名伶，裸體等有傷風化之畫片，出卑污手段，而吸引讀者者，則強多矣。此恐怖性最顯著之小報無獨有偶，平津各一家，料彼只能在醜日羽翼下，渡其苟且無恥之生活。

七

昨日軍警保護第三國利益，則除日租界外之其他租界，依然保持其繁榮，住戶不被檢查、輪船自由行駛、入租界、燈光夜市，幾不知有中日戰爭了。

從火車站（即東車站）出來，向大街一直走去，第一次遇到丁字街向右轉，由此一直下去，坐紅牌電車經過特三區，義租界渡河。經特二區至北大關，所謂特幾區者，乃收回德奧俄比之租界之管轄區也。如由此直去初遇十字街口向左轉，坐藍牌電車，經萬國橋過法租界，日租界，繞天津城舊址向東北方，亦止於北大關。環城東西南北四馬路以白牌電車繞之，鼓樓爲此城中心地，通東西南北四大街，由東大街向南達八里台之南開大學；英租界在法租界東南，記者如此作嚮導，停留天津僅五日，對天津街道市面所知者僅十分之四，此不過舉所經歷之繁華區。

到各租界走了一趟，義租界秀美靜穆，是一個最好的住宅區。法租界壯麗可以開合的萬國橋，大沽河下的風景線，繁華的夜市，三個平民市場，如天祥，泰康，最好的勸業場，合乎藝術的佈置

，迎合購買的心理，有高貴雅潔的娛樂設備。三個市場都向天空發展，高達六層，午後電梯昇降，鼓樂喧天，較之北平市場祇地下一層，氣象更魁偉了。

一入日租界，頓起一種嚴肅的心情，那中原公司，是華北最大的百貨總店，一入夜間，緊閉大門，黑暗不燃一盞電燈，日租界夜間黑暗冷落，就可想見，走進日租界一條橫街，在這裏完全看出日本民族性的醜陋，爲別的租界所未有，街口用紅白條布棚搭成一個帳幕，如此進去有六七個，也有純白布的，從日本字中夾幾個中國字，什麼「燒鳥與丸肉」中間一個木屋，外面用白布幔遮着，寫着「娘屋」，無心窺見裏面一個打扮漂亮的年青日本婦人，賣紙煙，茶點，或酒果之類。那對面用霓虹燈招引顧客的跳舞廳，傳出淫蕩的調子，樓梯貯立幾個妖冶的舞女，愈往裏去，街道之窄狹沒落，赤足托中國鞋行走的女孩子，蓬頭亂衣的日本老姑娘，街角站立粉腮香水滿身的日本姑娘——只看這一條橫街的縮影，不見得日本民族性比中國優在那裏？

英租界走得很少，祇穿過一條建築堅固的銀行街，矮小房屋英人自理的商店，只此已看出英國人的穩健和儉約，各租界多由華人營業，因爲房租的昂貴，店員工資的提高，飲食的優裕，一切打在商品上，故貨物非常騰貴；接近租界的華地如旅館，飲食，人力車夫零星貨品食物……較北平貴

一倍以上，只廉在坐電車。

本想到此道場，三不管等地，觀察窮苦民衆生活，因地不熟悉。又無保障，只得作罷。

八

日本最近所呼口號，「振興天津商業」，「恢復天津繁榮」，茲就記者冷靜觀察所得。天津繁榮，首賴安全之交通，日軍嚴厲盤問檢查，足以造成恐怖，使旅客裹足，減少票價收入，於補助日軍軍費受大損失，故改變政策，對旅客不盤問檢查，縱有之交中國路警憲兵草草行之，故此大由平過津得以解放，此即日本繁榮天津之一；各租界本無損失，無所謂不繁之榮，在中國地，不過把伴不插日本旗的汽車多駛幾輛，人力車，行人特多，但市面仔細看去，店員呆立袖手外望，憂形於色，購買貨物者極少，那天津城的四條大街，東大街稍可，然尚不及南方內河小輪船碼頭熱鬧，北大街守兩個日本哨兵，時正紅日當空，我坐人力車經過，遇不着十個行人，賣小食的全沒有，家家關門閉戶，一遇雨天，黃土道路將濺起兩尺泥土，西南大街的冷落就勿用提了。日本只要天津市烏合之衆的行人加多，總比戒嚴時冷落無人好些，此即所以繁榮天津之二；天津的幣制，只要有一家濫發鈔票的河北省銀行，民衆已經負擔不起了，更加上日本，滿洲，冀東政府的銅幣，角票鈔票，強

迫商民通用，把民衆壓伏在地下，無法起來，此即所以繁榮天津之三，津市鄉下無一處不聞大水災，民衆的饑荒不聞不問，天津市所以靠農民供給糧食，貨品靠農民推銷，今與農民隔斷，以天津本地來繁榮天津，此其所以繁榮天津之四……如長此由日本繁榮下去，天津華地的商業將頻於土崩瓦解，日本榮而天津廢了。

敢武斷的說，中央未收復天津之時，無法扶助華界的商業，整頓其金融，救濟其農村，天津休想有繁榮的希望。

九

在天津所住一家旅館的老闆，以爲同爲中國人，一個生客問問街道的情形，時局的近況，是常有的事。或者打聽的次數太多罷，背後議論記者：「他只怕是來調查的罷」？他的懷疑惹起了我的掛慮，如果他要密報，抓到日本憲兵司令部，以一個南方人說與天津不同的口音，被認爲奸細，密探，恐怕記者不能寫此與讀者了。——如果被日軍認我爲奸細密探，倒是一件榮譽的事，可惜與事實不符，調查則有之，幸而老闆厚道，未生意外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早九時出發，擬乘藍牌電車經官銀號，走大胡同，過金鋼橋而達大經路。此路

通火車站，在李文田旅長抗戰時，房屋已焚燒大半，吾欲憑弔此斷瓦頽垣，觀察炮彈之痕跡，訪問驚恐難民之慘狀，以深刻日本對我之殘忍，留一警惕之印象。孰意電車至中法交界地，日本忽然戒嚴，命乘客一齊下車，此時前不能進，後不能退，眼見有路走不得的苦楚，幸近南馬路口，電車，汽車，擁塞街心，行人擠擠於兩旁，個個驚恐緊張神色，加以警查鞭拍聲，驅逐行人叱咤聲，不得已向南馬路繞進大胡同口，口將走完，金鋼橋已擺在前面，忽發生戒嚴，吾離日本哨兵一丈以內，日本哨兵以槍口向我作拒絕式，口中發出「厄！如噤如噤」。退走未進橫街，日本滿載彈藥毒品以十餘輛汽車向大經路駛去，想一日兩次戒嚴，殆爲此也。

大經路之遊未得實現，乃買此地照片一幅，以想象其慘狀而已。

十

三島開來之日軍，恃其軍艦之威力，聞開來之數已過其一半，是不惜以半勢力營謀上海；津浦平漢北段及平綏線上爲關東軍作戰，日駐屯軍隨時向各路補充之。

日本駐屯軍司令駐日租界，關東軍分佈在大經路，八里台，西車站，而成了他們軍事要地，東車站接近各國租界，不敢過於橫行，有少量駐兵，天津縣城的環城馬路，不到一個連哨，七八精